

自序

在键盘上敲落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江南之旅仅仅是个开始。这几年，我一直在做一番寻觅，寻觅记忆和想像中的那些山水。那些过往，那些快门下定格的风景，一字一句地变成文字，并保存下来。江南之于我，只是地理意义的观赏与游历，并没能真正的纵深、探究、寻访。人都是有精神诉求的，我只不过是借写山水的笔，来填补内心的荒芜。我的旅行，并非刻意，只不过，我更偏向于寻觅那些诗意的角落。

记得最初，我用“江南冰雨”这个笔名，是2003年在新浪网的论坛上注册，因为喜欢刘德华的那首歌，便试着填写“冰雨”，不料已被人捷足先登，无意间只好在前面加了“江南”二字，从此，这个笔名就与我如影随形，仿佛依附着我的灵魂，不离不弃。

也许，我的江南情结从那时起便开始萌芽了。生于浙东，地处江南，更贴近江南的山山水水，于是尝试着写一些游记之类的文字。从最初的《小镇寻园》、《云水乌镇》到《风行雁荡》，我的足迹很少离开江浙一带，必须承认，这只是个十分狭义的江南。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比起祝勇先生在《蓝印花布》里描写的那次江南之旅，都显得短促。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驴友或者行者，只不过，在适宜的时候作了一次次浅显的探访。

因为对江南的眷顾，2005年，我在新浪有了自己的博客，并且命名为“一个人的江南”，2006年出版了同名文集，2009年出版了《江南笔记》。更因为在新浪管理原创文学论坛期间的频繁出入，“江南冰雨”几乎成为我在网上游走的唯一证据，我的文字便贴上了标签，一如指尖等文友描述的那样，江南是我的生息之地，更是我的心灵居所。

江南在哪里？在苏州、杭州或者说在太湖、西湖流域？其实，历朝历代对江南的区域划分各不相同，文人们的写法不一，学者们更有争议。这个问题，我似乎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编单之蔷先生的《“江南”是怎样炼成的》里找到了答案，“其实江南的概念体现了一种终极追求，即天堂情结。人是一个要把世界对象化的动物，其他动物则否。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必然要产生‘天堂情结’，即构成一个梦想的栖息地。”我更喜欢这样的解释：“文学赋予了江南这个空间以意义。当白居易、韦庄、柳永等捻毫赋诗时，也许他们想不到，那正是赋予江南以历史意义的时刻。”

扯远了，还是回到这本书的主题上来吧。除了“行旅”之外，还有一些所谓“偶寄”的心情随笔，比如《无人的空巷》、《燕语呢喃》、《春色无边》，这些，可能都与我当时的心境有关，我的性情并非随意，却能从字里行间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包括写给女儿、父母、外婆以及对一些过往的怀念，仅此而已。一如散文家嘎玛丹增所说：“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多时纠缠于物质，无暇终极追问。”偶尔的一次触动与怀想，理所应当。

闲暇时，爱读一些书籍，却并未养成记读书笔记的习惯，“闲读”中有一些书评，稍显稚嫩，权当练笔，另一些则是为文友而作，鸿雁往来，书写已成自觉。“写意”里的几篇书评，则是好友指尖、嘎玛丹增、皎洁月光和樱树为我的《江南笔记》精心而写，诚致谢意！在本书完稿之际，还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本地的散文作家孙敏瑛女士，在她的无私帮助下，本书的校对得以完成。

恰好读到叶兆言先生所作的《杂花生树》，说《江南女子》，又说《江南文人》，洋洋洒洒数万言，有意思的是，两篇末了都以一首古诗结尾，说江南女子用的是苏东坡的“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说江南文人用的则是《诗经·周南·汉广》上的诗句：“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后一句，体现在古代的江南文人身上，余味无穷。“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树生花，群莺乱飞”，但愿，这本小书《寻觅江南》只是行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是为序!

张明辉
2011-3-15

目 录

辑一 行旅

行者如风
小镇寻园
遥想西湖
云水乌镇
醉在路上
诗隐寒山
结庐在仙境
烟雨石梁
方寸涵大千
闲梦西溪
天下黄山
南阁：凤凰山下的隐逸之乡
朝圣佛国
走读畬乡
人在仙都
微雨的周庄
灵隐笔记
古刹清风
夜宿沙黄岛
风行雁荡

辑二 偶寄

寂寞红尘
直立行走
向阳而生
滴水檐下，思念的雨
无人的空巷
宝贝，爱你永远都不够
美丽心情
长城之美
相约梅地亚
你好，鸽子
散落在风中的记忆
燕语呢喃
远去的童年
叶落千山
臂弯里的月亮

盘点 2005，我的精神家园

独自守望

春色无边

有梦就去飞翔

写给父亲

辑三 闲读

告诉你一个痴梦

野性重归来

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苦旅

池莉的“快感”

说说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不挟吴钩枉少年——读风浣裳《吴钩月》

我们的生活怎么了——读铸剑《合法婚姻》

在城市里孤独守望——读文兰《谁来陪伴我》

另一种坚守

须就桃源问主人

时间穿墙而过

低到尘埃，开出花来——读指尖《槛外梨花》

出尘的味道——读万雁《水蓝风清》

辑四 写意

我与原创文学的不解之缘……江南冰雨

无心风月总关情……指尖

行迹山水，自成本色……嘎玛丹增

心如水墨，亦淡且浓……皎洁月光

《江南笔记》里梦江南……樱树

辑一 行旅

行者如风

我愿做个行者，就像一阵风，飘忽不定，游走江湖。渴了喝口山泉，饿了摘些野果，累了席地而坐，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以水为镜，睡不着的时候数天上的星星，听花开花落。这可要比陶渊明老先生强多了，与其归隐山林，不如出去走走，呼吸一下大江南北的新鲜空气，可以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而南山只是大地的一隅，冰川的一个棱角。

《文化苦旅》的苦涩，在于它并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行走，我倒不想去故纸堆里寻根，只想作一番无拘无束的畅游。我很钦佩那些徒步的行者，比如逝去的余纯顺，一个豪爽的中年汉子；还有女作家巴荒，在四次深入西藏，独步荒原时写了本书，书名叫《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每走一遍西藏，都是一次朝圣，每一次朝圣，都是在自身未知的领域里再度“旅行”；每写一遍西藏，都是重新在高原上走一遍，在自身的领地再“旅行”一次；我一打开沉甸甸的“西藏日记”，我拿起笔重新整理它们，我就又走进了西藏……

而每走一遍西藏，我都有新的和阳光与荒原的对话。我越走越深，我成为一个特殊的旅行者，从阳光灿烂的“风景”走到了历史深处扑朔迷离的“风景”，走到了人的情感和理性深处的“风景”，我知道，那是一条没有止境的路，一个没有止境的话题。

——巴荒《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巴荒，我不知道她的体质是否强健，但在我眼里，女人总是柔弱的。她的徒步行走似乎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性别界限，而是承载了生命个体最原始的使命。一个人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钱？是荣誉？是亲情？或者还有其他。上帝创造了人，人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是去重返自然，抑或做一辈子的笼中鸟，过平庸的日子？

余秋雨的文化课题太沉重，余纯顺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可惜他没有走完全程便倒下了；巴荒的行走是对生命意义一次深层次的拷问。而我呢？只想出去走走，仅此而已。

读了《蓝印花布》，觉得祝勇这个人挺江南，这本书挺有意思，三个不同职业的人聚到一起，在江南的烟雨里作一番三人行，他们的职业分别是祝勇（作家）、李玉祥（摄影）、冷冰川（画家），不同的棱角，不同的视角，诠释出一个别样风情的江南。

祝勇其实是东北人，却生得眉清目秀，李玉祥是土生土长的江南人，却五大三粗，从苏州出发，这一路上，春风醉人，鸟语花香，徜徉、猎奇、寻根、探源。

其实，游走是一种最美妙的感觉，而眼前看不完的风景，给不羁的行者带来多少欢欣、喜悦，且记下江浙一带许多诗意的名字——木渎、锦溪、金泽、南浔、平望、永嘉、泽雅、桃渚、仙居。

他们是风尘仆仆的行者，而我，生于浙东，长于浙东，只去过其中的某些地方，如南浔、永嘉、仙居，没有真正的纵深、探究、寻访，而深藏于溪涧街巷里的诗行，终归被祝勇破译，实际上，他用文字引诱，带我进入一个更远更久的空间，以致乡间的山山水水，天地为之广阔。

小镇寻园

小莲庄是一处江南名园，既秉承了江南园林中国式的传统特色，又吸收了西洋化建筑的风格，所谓中西合璧。

史料记载，小莲庄位于湖州市南浔镇，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南浔首富刘镛的私家园林。刘氏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购得“鱼池径”荷池及周围土地，原为归棹暂寓园，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在池周补植花柳，重载菡萏，布置台榭，启建家庙，前后历时40载，于1924年完成，因慕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湖州莲花庄，而自名“小莲庄”。

一次放长假，我慕名前去。原先是准备去江苏周庄的，几个朋友在网上查了一下，结果临时改变主意去了南浔。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在此之前，小镇南浔对于我来说连名字都很陌生。

那夜是中秋节，车窗外挂着一轮圆月，几个人挤在闷热的汽车里，聊着聊着便睡着了。一觉醒来，已到了湖州地界，便眼巴巴地盼着早点到达。

客车在午夜时分停靠在一处偏僻的地方，下得车来，四顾茫茫，身处异乡，感觉像是被遗弃的孤儿。

幸亏一起下车的还有一个在当地开店的同乡，在他的帮助下，总算是找到一个落脚的旅馆。这个旅馆很破旧，我丝毫没有了出门时的喜悦，真不知道明日是怎样一番光景。

第二天，天微明便起了个早。先买了张当地的旅游图，几个人指手画脚，终于在地图上找到了一个名叫“小莲庄”的地方。

大门是一座西式的砖牌坊，高高耸立，高墙内是一丛翠绿的青藤，仿佛是幽深的洞府。

信步入内，是一处典雅别致的私家庭院。翘角的飞檐，九曲的回廊，长廊里嵌着石碑，我上前细看，原来刻着《紫藤花馆藏贴》和《梅花仙馆藏真》，想来那主人必定是个附庸风雅之辈。妻并不喜欢这些，只顾在池边流连，和小妹一同拍照留念，我见那碑书法遒劲，文采飞扬，一时兴起，就近买了本史料读了起来。

主人刘镛是个商人，经营生丝，因南浔紧邻上海，又是湖丝的主产地，所以辑里湖丝闻名海外。刘镛得天时地利，经营丝业，一时发迹，随之又投资扬州办盐业，后又经营茶业、垦牧等等，成了南浔首富。难怪他的私家花园竟有如此规模。

我正捧书在手，这边妻已经等得有些焦急，我便赶了过去。只见她坐在池边的石椅上，指着池塘说：“瞧，多美啊！”我顺着目光看去，亭亭的荷叶覆盖整个池塘，金黄的鲤鱼在水里觅食，随意跳跃，雾气散去，水面波光粼粼。

园林有山有水，有亭有轩，以荷花池为中心，依地形设山理水，形成内外两园。

内园位于外园的东南角，建于1924年，是一座园中园。据说是仿照唐代诗人杜牧《山行》之意。“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我去的时候季节不同，因此没有得见那番诗情画意。

我对小莲庄感兴趣的是那荷池四周的建筑，顺路走去，荷池南岸的“退修小榭”临池

而建，建筑十分精巧，中厅方正，两翼突伸入荷池，形成独特的凹形，突伸部分自成小厢，称耳房。后厅有暗廊，与两侧曲廊相连，有峰回路转之趣。

几个人在耳房内喝茶，观鱼，打扑克，现代人的闲情雅致，丝毫不输于古人，但少了几许恬静，多了几许嘈杂。

我对“退修小榭”这个名字很好奇，作为商人的刘镛，哪有这般闲情雅致？大约是在江湖，寻求一种淡雅的情操也未可知。

荷池西岸的“东升阁”是西洋式的建筑，是刘家小姐的住处，俗称“小姐楼”，室内用雕花圆柱装饰，壁炉取暖，窗的外层用百叶窗遮光，充满浓郁的外国情调。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已经接受了西洋化的风格，上海是中外通商的前沿阵地，西方的文化引入中国，湖州首当其冲，从这个西洋化的建筑上可见一斑。

当然，荷池西岸中部的“净香诗窟”算是继承了古代遗风，单凭这个名字就能看出主人是很喜欢吟诗酬唱的。据说因室内藻井一为升状，一为斗状，故又名“升斗厅”。藻井的造型别具一格，被称为“海内孤本”。我觉得升斗厅的名字过于刻板，虽说升字有节节高升之意，却不如净香诗窟来得好听。

嘉业堂藏书楼在小莲庄的西侧，建于1924年，是刘镛的长孙刘承干所建。嘉业二字，足见后辈对家业的重视，为了将祖业发扬光大，可谓用心良苦，且有宣统皇帝御赐的“钦若嘉业”的九龙匾高高悬挂在此。

外观看去，好一处悠闲的所在，几处亭台，一衣带水，乡野别趣，浑然天成。

我不在乎嘉业堂的藏书有多丰富，因为即便如此，也难得一见，只是参观那气宇轩昂，结构雄浑的建筑。我不会忘了自己只是个参观者的角色。既来之则安之，在林间觅得一个阴凉之处，捧一本书，摆好姿势，低头阅读，好让妻给我拍照留念，大凡与人说起，我去过了江南有名的园林，这是在藏书楼前照的，仅此而已。

只许流连，不能忘归。即便是现代的有钱人，如今也只能买一两栋精致的别墅，居家逍遥。

遥想西湖

每次去逛西湖，都会想起宗璞先生的散文来，她在《西湖漫笔》中这样写道：“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六月间，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距第一次来，已经有九年了。这九年间，我竟没有说过西湖一句好话……”，“奇怪得很，这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没有雪，没有春光，也没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满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西湖，仿佛在半醒半睡，空气中，弥漫着经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记起东坡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想，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应该仔细观赏、领略才是。”

宗璞先生首先是个文人，她以文人独到的眼光去看西湖，自然与众不同。我粗通文墨，想来也有些文化人的秉性，除了感叹之外，竟然想不出什么好的句子来形容。

十余年前，我懵懵懂懂地来到杭州读书，见到了梦中的西湖，得以领略她四季不同的风景。

一个清晨，我们相约去了西子湖畔。当时的交通工具极其简陋，是几辆破旧的自行车。我们迎着清风朝露，朝着西湖鱼贯而行，先是去了湖滨公园，遇见不少晨练的老人，他们悠闲的身影与这秀美的湖光相得益彰。白堤就在附近，远远望去，一条逶迤的长桥玉带般漂浮

在水面，树与树辉映，桥与桥相连，竟是如此绝美。没有了雨，白堤少了些神秘，听惯了许仙与白娘子的故事，亲临其境，自会平添一丝淡淡的哀愁。人与景是不同的个体，在某些时候却能情景交融，天上没有鹊桥，硬生生让天下的百姓给想象出来，何况是在历史悠久的西湖呢！

作为南宋故都的杭州是不幸的，因为建都于此，战争的涂炭总是不可避免的，它首当其冲，而若干年后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它又是何其的有幸，且不说历朝历代，杭州因西湖而美丽，西湖更因为有着丰厚的沉淀而风姿卓越。

苏东坡的大名，跟诗有关，西湖的美，又与苏堤有关，苏堤的修筑，成全了东坡的美誉，诗是一纸文墨，而苏堤则是更加有力的证词，后世的百姓传颂着苏公作为杭州太守的高风亮节。因此，当我在知味观有滋有味地品尝着“东坡肉”的时候，便会很自然地联想起这位峨冠博带的老人。

岳王庙就在西湖边上，是不可不看的，与其说是游览，不如说是瞻仰。英雄的奇闻逸事，大多由民间传颂。关云长义薄云天，令人敬佩。岳武穆气势磅礴的《满江红》，耳熟能详，有谁不钦佩他的忠君爱国？可叹的是忠臣常常被奸佞左右，忠与不忠，全在于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天下二字，是何其的渺小。“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还好，善良的杭州百姓一直铭记着这位民族英雄。

出岳王庙西行几公里便是“曲园风荷”了，是西湖旧十景之一，是个休闲的所在。发完古之悠思，得闲在小桥流水间流连，实在是件很惬意的事。可惜的是游人成群结队而来，惊扰它的清幽，仔细一想，自己何尝不是这芸芸众生的一员呢？也罢，找一处相对偏僻的所在，静品这秀美的湖光山色。

西湖的美，在于好山好水，水如明镜，是西子的容颜，而偏偏这山却是孤山，有人说孤山不孤，而我却不想从表层去理解它的含义。到孤山来，最好是在梅雪飞扬的冬日，后来我曾无数次地来到这里，踏雪寻梅。赏雪是件美事，可惜我不是才子佳人，不然也会吟上几句。孤山说是山，其实是个半岛，和苏堤相连，说是孤山，不光从外观可以想见，更深的原因是同人文有关，秋瑾女士的遗骨安葬于此，她的雕像挺拔秀丽，神态安详，她的目光正如这一泓秀丽的湖水，是寂静的。远远望去是三潭印月，湖面波澜不惊。山的背坡便是林和靖的墓了，梅妻鹤子的逍遥，令人惊羨。

太子湾可说是一处喜庆的所在了，经常可以看到一对对盛装的新人，漫步在如茵的芳草上，在奇花异葩间流连，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谁不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同心爱的人走到一起，见证这人生的幸福时光呢？记得有一次，正值世界花卉博览会，一群同窗好友，走走停停，停停看看，可谓阅花无数，饱览群芳。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样的美梦在数年之后便彻底破碎了。

还记得那年中秋节在西子湖畔赏月时的情景。在皎洁的月光下，一群初出茅庐的少男少女追随着一位鬓发如霜的老人，沿着湖畔漫步，然后席地而坐，指天说地。老教授年轻的时候就因工作的关系分配到了内蒙，直到临近退休时才重回原籍，可以想见，在异乡的日日夜夜里，他是多么思念故乡的月亮呵！这会儿，他的身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朝气，兴奋的一如年少轻狂的我们。

因为年轻，所以美好，日后的西湖经过一番修葺之后，焕然一新，杭州市政府提出的“打造爱情之都”的口号，是那样的顺应潮流，亲情，友情，爱情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弥足珍贵。十年后的某个夜晚，当我和爱人一起徜徉在西子湖畔，听人群里爆发出一声声喝彩，便探头探脑地挤了进去，只见白堤上架起了数十门礼炮，礼花齐放，发出夺目的光芒，灿烂的夜空万紫千红。

云水乌镇

走进乌镇，就是走进一幅水墨画，乌镇的水乡风情实在是太诱人了。不知该用怎样的词汇来形容乌镇，它与世隔绝，却阻挡不住游人匆匆的脚步；它古朴幽远，却不能远离繁华的集市。它有着幽深的小巷，绵长的绿水，悠久的历史，古朴的民风。走进乌镇，就是走进了云水之乡。

乌镇有着绵长的小巷，小巷里的道路异常整洁。

在狭小的空间里，商铺林立，酒旗飘飘，茶楼里清香袅袅，各种风味小吃应有尽有，店里的阿婆阿嫂们张罗着新鲜的糕点，可惜清晨来乌镇的人并不多，除了我们，偶尔见到三三两两的散客。店里的人热情地招呼我们，可我们早已被这迷人的景色深深吸引，哪顾得上歇脚。店里的人仿佛已经习惯了游人初来的淡漠，不以为意，从容地打点手中的活计。

乌镇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恒久不变地重复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惯了平淡的日子，透着一股随意的祥和。徜徉其间，竟生出几许暖意。

在一间又一间青砖石瓦筑就的老房子里流连，仿佛在寻找一段已经消逝的时光。在宏源泰染坊里，我看见了蓝印花布高高挂起，悬在十字的天空，眼前呈现出电影里无数次看到的场景，心中一阵窃喜。同行的女孩们穿行在长条形的蓝印花布间，争着拍照留念，老作坊以骄傲的姿态耸立着，仿佛是在陈述一段悠远的历史。女孩那烂漫的一笑，在和煦的微风里凝固。

在百床馆里陈列着一张张精致昂贵的木床，象征着主人昔日的荣耀，多少个能工巧匠的心血与智慧的结晶在此汇聚，那一块块雕着花纹的木板，拼凑着多少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可惜它们的年代已太久远，再精致的花纹也被蒙上了岁月的灰尘。

许多人来乌镇，是被媒体图片上的风光所吸引。谁不爱这小桥流水，谁不爱这乡土乡情，谁不愿在这一方水土里流连忘返？三月里的乌镇，绿树发芽，阳光明媚，在小桥流水间，只需放开脚步，作一番心灵的畅游。

和许多江南水乡小镇一样，乌镇的街道、民居都是依河而建，沿河的民居有一部分延伸到了河面，三面有窗，可以观河，人称“水阁”，坐着品茶观景，的确别有一番情趣。

乌镇的空气很潮湿，阳光下的小河散着雾气，河对面的吊脚楼里偶尔会伸出一只手，牵一根吊着木桶的绳子，在水面上荡来荡去，划一个优美的抛物线，只听清亮的落水声响起，然后木桶灌满水，被高高吊起，脱离水面，水面又恢复了原先无波无浪的平静。隔着河，我朝对岸张望，试图窥视一下屋内的情景，只见对面的屋子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想来住在这里的人们依旧保持着原汁原味的的生活状态。

乌镇的民俗民风实在是太丰厚了，以致我在巷子里转了又转，难以得窥全貌，只能走马看花，稍作停留，最后，干脆去租了条乌篷船，坐在宽敞的舱里，移步换景，作一番水上游，真可谓：人在岸上走，我在画中游，别有一番情趣。

醉在路上

一 古道西风瘦马

那一年，远离“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不辞辛劳地来到郑州，就是为了一睹“古道西风瘦马”的风采。

中巴车驶离郑州，一直往北郊方向行驶，一路上是坎坷的丘陵地带。

刚一下车，我对黄河边漫天飞舞的风沙还不太适应，戴着隐形眼镜，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真没想到朝见伟大的母亲河，竟是这副模样，我自嘲地笑了笑。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花园口，离郑州约十五里，读过历史因此我印象深刻。身边不时有一辆辆中巴车停靠，游人们鱼贯而行，我跟随着来到渡口，等待气垫船载我去畅游母亲河。

起先，我所见到的黄河并不宽敞，仅仅是个狭窄的通道，不免有些失望。渐行渐远，视线也开阔了许多，依稀可见青山丛中有个怀抱婴儿象征黄河母亲的女子雕塑，怦然心动，这该是最原始的图腾吧！

河面渐宽，混浊的河流滚滚而来，这才显出黄河的气魄来。

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那片荒滩，气垫船像一头搁浅的鲸鱼，直冲滩头，将我们送上了岸。滩头三三两两地站着牵马的老汉，古铜色的脸，看上去活脱脱像个兵马俑。

几匹大黄马，耷拉着脑袋，身上披红挂绿，甚是滑稽，但我还是忍不住上前骑上一回。

起先，老汉对我这个小伙子还不大放心，在前头牵着缰绳，几乎是拉着散步，走了一程又一程，我忍不住地说：还是让我来赶吧。老汉这才点了点头，松开手，退到一旁。

滩上黄沙盖地，寸草不生。我骑在马上，用力牵着缰绳，两腿紧紧地夹着马肚，像个身披盔甲，随时准备出征的骑士。大黄马在我的怂恿下，终于开始发力，载着我一颠一颠地奔跑，在宽阔的滩地上留下一串串深深的脚印。

后来的情形大致是这样，我不断举起手，挥动细长的马鞭，不停地吆喝，大黄马在不停地疯跑，尘烟四起，我的耳畔仿佛回响起咚咚的战鼓，在古战场上浴血奋战。

此时的我已经是忘乎所以了，再也不为了那区区几个小钱在乎什么。直到同伴喊我上路，这才下马，意犹未尽。

是夜，躺在旅馆里，只觉两腿间肌肉僵硬，隐隐生疼。并为此赋诗一首，以资纪念：

风啸花园口，马嘶黄河渡；一骑踏飞鸟，嶙峋天涯路。

——《过花园口渡黄河》

一笑，原来歪诗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二 开封在我脚下

在落寞中寻求落寞，在繁华背后见证繁华。

开封是我游览的第二站。作为七朝古都，它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古迹。而我却是走马看花，东张西望。

导游领我去观铁塔，我却在黄花丛中流连，此时的花卉开得娇艳，花丛间人头簇动，芳香扑鼻，大有招蜂引蝶之态。

远远望去，铁塔入云端。一座 55 米的高塔，何以历经风雨，屹立千年而不倒，这也算是一个奇迹。

近观铁塔，则能看出其中奥妙。塔身镶嵌着一块块褐色的琉璃瓦，塔砖上则雕刻着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有飞天、麒麟、菩萨、乐伎、狮子等等，毫不夸张地说，这简直是一件件美轮美奂的绝世精品。难怪有人要之与世界闻名的埃菲尔铁塔相提并论，算是为泱泱古国

挽回了些面子。

大凡帝都，都有一番皇气，而我却不知开封作为七朝古都的皇气在哪，除了龙亭。与铁塔表面不同的是，龙亭大殿顶部全部覆以黄色琉璃瓦，显示它的皇族威仪。

这就是建在宋、金皇宫和明代周王府遗址上的龙亭吗？殿前这条贯通上下用青石雕刻的蟠龙盘绕御道，云龙石雕上至今还留有赵匡胤当年的马蹄印吗？

龙亭高高在上，我在它的脚下，游人们如蚁巢拥，登临高处，我也毫不落后，领略一番。

在虎踞龙盘的金銮殿里走一遭，又回到了青色的城楼，四处观望，但觉紫气东来只是个幻想，眼前真实的存在当属潘杨两湖的秀丽风光。

据说旧日的开封府就在湖底，湖底沉寂了太多的故事，因此有个美丽的传说。传说中的潘杨两湖忠奸分明，潘湖是大奸臣潘仁美的化身，因此湖水混浊；杨湖是大忠臣杨继业的化身，因此湖水清澈；而南北大道则泾渭分明，一道相隔。

传说，这仅是民间传说而已，姑妄笑之，而这玉带般的大道岂不是一种寄托？一种刚正不阿的象征？儿时对那个包公的记忆因此复活。

包公铁面无私的故事耳熟能详，红脸也罢，黑脸也罢，你方唱罢我登台。总之，现实里的清官太少，糊涂官太多，难得糊涂的官儿大有人在，就让这千年的故事代代相传，流芳百世。

开封有条街叫做仿古一条街，开封有个主题公园叫做清明上河图，昔日的繁华难得一见，只能靠张择端的一幅画来维持当年的盛世旧貌，无论它有多老，古代的场景在现实中毕竟难以复原，只能去猜去想，即使是坐着饮一壶好酒，喝一杯浓茶，抚摸一下宋时的青砖石瓦也好。

搬出余秋雨的《五城记》，开封是他所写的第一个城，“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

每个人眼中的开封都会有所不同，如那一泓春水，令人心驰神往。

三 关公门前耍大刀

要不是整天挤在中巴车里，在这逼仄的空间里忍受长途跋涉的煎熬，还真喜欢就这样四处走走。

下午抵达嵩山，在崇山峻岭间游览了香火旺盛的少林寺，习识了少林俗家弟子高超的武功，随后抵达洛阳。夜宿洛阳，第二天起了个早，游览关林。

洛阳居天下之中，九州腹地，自古以来乃兵家的必争之地，想想三国时期的关羽就葬身此地，不觉唏嘘。关林其实是个衣冠冢，位于洛阳市南郊约八公里的关林镇。那日，适逢关林镇集市，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小贩的吆喝声，人畜的叫嚷声，汽车的喇叭声连成一片，甚为壮观。

走进关林，确实给人以庄严的气象，古柏成林、隆冢丰碑、气派巍巍。

大殿内，香烟弥漫。关老爷的塑像前，挤满了人头，顶礼膜拜。关羽的故事，可谓老少皆知，家喻户晓，可远在蜀地的关羽缘何葬身于此呢？

相传，关羽兵败走麦城，被吴国孙权俘虏并且杀害，而孙吴敢做不敢当，怕招至刘备的报复，遂以木匣盛关羽首级，送往洛阳，企图嫁祸于曹操。曹操识破其计，刻沉香木为躯，以王侯之礼葬于城南。旧时的城南大约就是现在的关林镇，旧时帝王墓称陵，王侯墓称冢，百姓墓称坟，圣人墓称林。可见，称霸一方的曹操以王侯之礼厚葬关羽，规格是相当高的。后世的历朝历代，褒封不尽，庙祀无垠，“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以致与孔夫子齐名，并称“文武二圣”。

烧香的烧香，拜佛的拜佛，求签的求签，剩下我等闲及无聊之人，只好在关林里转来转

去，听导游拿着喇叭讲解，听到有趣的便凑上前去。关林里的两棵树，倒是令我好奇，有个雅称叫龙头凤尾柏，此树着实令我大开眼界。关陵大殿西侧的那棵，有一枯枝下伸，形似龙头，人称“龙头柏”，东边那棵，树根裸露甚多，成扇面形，且环纹甚密，活像凤尾拖地，故称“凤尾柏”。

导游指着一处殿堂说，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寝殿里的《春秋》像、出行像和睡像？人们有的点了点头，有的表情麻木。导游又接着说：这些塑像画的可是神形兼备，呼之欲出，活灵活现啊！哦？话说关帝显灵趁着微黄的月色夜读，被出巡的百兽之王东海龙王和百鸟之王南岭金凤看见，甚是惊讶，赶紧落了下来，栖息在两棵大柏树上。龙眼如灯，凤尾放光，照得庙内通明，既给关帝夜读照明，也像大臣值日似地恭候关帝。天长日久，龙凤和柏树长成一体，龙头变成了柏枝，凤尾变成了柏根。

厉害，真是厉害呀，关老爷真是神通广大呢！传说，这仅仅是个传说而已，民间的传说就是生动！于是，我对关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历史上的美髯公关羽，桃园三结义，辅佐刘备成大业，破曹军，威震一时。兵败走麦城成为他终生的遗憾，有人说他当时有点狂妄自大，太轻敌，也只是说说而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所钦佩的关羽骑着一匹赤兔马，提着一口青龙偃月刀，千里走单骑。赤兔马世上罕有，千金易得，宝马难求。而大殿门口就有一张鼓，一把刀，据说是他生前的青龙偃月刀，我上前试了试，挺沉的。关羽成了神灵，刀还是传说中的那把刀吗？

诗隐寒山

几年前，当我穿越苏州城迷宫般的小巷，走过古木参天的森林，来到一条运河边，便闻到了一股焚香。我站在河流之上，轻抚着桥上斑驳的石栏，凝神观望，一艘乌篷船从桥下经过，悄无声息。

我试图寻找一些印记，遥远且无法企及。古寺内的梵钟响起，余音不绝，是在催人离去？还是邀人造访？我不得而知，只是在寺外流连，寻找昔日的踪迹。

这便是唐人张继千古绝唱里的那座枫桥吗？这便是余音绕梁，名传千古的寒山寺吗？寺门前的照墙前人头簇动，络绎不绝。夕来朝往，有多少凡夫俗子踏破红尘，寻寻觅觅，只因这古寺的钟声能够给人带来好运，抛弃凡间的忧愁。

一千三百多年前，寺外来了位疯癫的僧人，他衣衫褴褛，蓬头赤足。寺内的僧人见他是个同道中人，便好心挽留于他，于是，这名僧人便住了下来。他的姓氏至今无人知晓，只知道他在天台山寒岩隐居多年，自号“寒山子”。我隐约可以猜想他的为人，平日里随性所为，放浪形迹，这里的山林溪涧成了他的蔽身之所，隐身之地。

寒山有三百多首诗作流传于世，其诗作大多包含禅机，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警励流俗。如《杳杳寒山道》：“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于是，我大致可以描述他平日里的生活，在冷寂无人的山上，面貌枯瘦的寒山子，以桦木为冠，穿一双大木屐，摇头晃脑地走着，每得一句好诗，便用木炭将诗句题于树间石上。

他不慕虚荣，他劝善惩恶，劝人修行。《茅栋野人居》诗：“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疏。林幽偏聚鸟，溪阔本藏鱼。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书。”也许这便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他既然出家，自然不忘劝人皈依佛门，礼佛传灯。“可怜好丈夫，身体极棱棱。春秋未三十，才艺百般能。金羁逐侠客，玉馔集良朋。唯有一般恶，不传无尽灯。”

他出世，也入世，只在疯疯癫癫的行为间揭露着人间社会的荒诞，透视着他对人生的理想态度。“疯狂之士”寒山子便这样隐居于此，成了寒山寺的一个不朽的传奇。

又过了数百年，名不经传的寒山寺迎来了历史上另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叫张继，也许是为了急着赶路，张继拼命催促着船家快点摇船，船家已是挥汗如雨，终于在黄昏时分，船“咿呀呀”地摇到了苏州城郊阊门外的枫桥下，船家见天色已晚，便放下桨，再也不肯往前摇了，张继朝四处看了看，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这时，一阵悠扬的钟声响起，在运河上回荡，经久不息，张继侧耳细听，沿着钟声的轨迹寻了开去，在昏黄的月色下，隐约可见一座古寺，正孤立在运河边上，他不禁触景生情，忍不住地吟哦起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他随手将这几句诗记了下来，塞进宽阔的袖口。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随兴而为的诗句，竟会在世间广为颂传，成为千古绝唱。

一夜之间，偶尔途经此地的张继便成了寒山寺的首要功臣，从此以后，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们，争先恐后地拥进寒山寺，就为了目睹这座古寺的风采，探寻那经久不息的钟声。每每到此，也仿效张继，或从怀里掏出一张宣纸铺了开去，或干脆在石灰壁上留下墨迹。

三百多年前，一个风雨杂沓的夜晚，清人王士禛舟泊枫桥，然后命随从点起火炬，屣屣匆匆地踏上了岸，冒雨造访，却不入内，只在寺门上挥毫题笔，写下两首诗篇，《夜雨题寒山寺寄西樵、礼吉》：“日暮东塘正落潮，孤篷泊处雨潇潇。疏钟夜火寒山寺，记过吴枫第几桥？”“枫叶萧条水驿空，离居千里怅难同。十年旧约江南梦，独听寒山半夜钟。”题毕，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王士禛的行为看似有点怪异，却为诗坛留下了一段佳话。我试图窥探一下他的内心，就在他拢袖离去的刹那，他的内心一定无比惆怅，只因这夜雨给了他太多的迷茫，就在此稍作停留，也好寄托他的思乡之情。

僧人圆寂了，诗人也走了，一千三百多年间，寒山寺虽屡遭焚毁，但香火犹存。我在寺内徘徊，香烟缭绕，梵音四起。眼前这一切，竟使我感叹不已，一首唐诗成全了一座寺庙，而一座寺庙的命名竟因一个诗僧而起，实乃世间绝唱。

结庐在仙境

这个国庆长假，我早有计划，便是去附近的山里转转。浙东一带，其实有不少风景名胜的，那日起了念头去一探神仙居。

驱车前去，大约三个小时的行程。在白塔镇吃过当地特色的土家饭，便进了山。神仙居位于西罨幽谷，山清水秀，多奇峰飞瀑。车子越往里开，越觉出它的幽深。起伏的山峦，墨绿的森林，缥缈的云雾，还有那异峰突起的奇峰，让人恍然若梦。

进了山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在脚下伸展开来，逶迤着。一丛丛白的紫的狗尾巴草在微风中摇曳，我拉着四岁女儿的手，蹒跚而行。

左顾右盼，我开始惊讶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两峰相对，形似拱门者，谓“双峦架日”，有一柱擎天的“羞女峰”，还有酷似人脸的“将军岩”。人的想象力就是丰富，可以将各种各样的山峰加以形容，如“神鼠驮石”，如“神笔画天”，无不惟妙惟肖。

我们在一条溪流边驻足，圆形的拱桥飞架两岸，而她偏偏要走水上的梅桩。溪水很浅，清澈见底。平坦的溪谷中错乱地排列着大大小小的卵石。若是从前，我必定是要去脱了鞋去水里走一遭。而现在的我，只在溪边观望，还生怕她出意外，试图去阻止她进一步的行动。

这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还去了山间的游乐场。她对这一切都很好奇，顾自在道路边

玩了起来，她摘了不少茶叶，说要带回家去泡茶，妈妈给她摘了些蒲公英，吹了开去，说：“瞧，一个个小伞兵飞走了”。她欢呼雀跃。

在将军岩的前面有一片杉树林，叫做情侣林，我对其意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听导游讲解才恍然大悟。“这种杉树因为枝干上有许多倒挂着的刺状叶片，所以叫刺杉。我们平常看杉树都是单棵直立，而这片刺杉的奇特之处是出现了一个根部有两根主干，这样的生长现象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名句，所以就叫做情侣林。”哦，好一处情侣林啊！

若是连树都有这样美好的意义，那么这山也一定是有灵气的吧。果然，我们发觉了一处酷似人形的山坡，导游说，看，这像不像一个睡美人？仔细一看，确实有几分相像之处。一个头戴花环的美女，安详地躺着，有鼻子有眼，凹凸有致。甚至连放在胸前的纤手以及微微拱起的膝盖也清晰可见，多么恬静柔美的肖像啊，而其恰恰与将军岩两两相对，遥相呼应。自古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就连造物主也不能免俗，离不开这个恒久不变的主题。

越往山里走，越显得幽深，峡谷溪流，曲曲折折。凝神望，“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大概是最近的雨下得少，飞天瀑没有太多的气势，只是一条细流，但却是笔直地挂在山涯，雨雾空蒙，如青纱，如丝带。从象鼻瀑始，景区内共有十一道瀑布，曰：十一泄飞瀑。要是走完全程，是很能考验人的耐力的。

奇险清幽，飞瀑云叠是神仙居景区的一大特色。这里远离喧嚣的尘世，远离纷争，若是像古人一般在山间结庐，煮茶论诗，想来必定美不胜收。

烟雨石梁

想去天台山已经很久了，别的不说，毕竟那里有着驰名中外的隋代古刹国清寺和美不胜收的石梁。

汽车从天台城里出发，一直开进山里，途经济公故居、国清寺。只见国清寺外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古寺四面环山，可谓“五峰层叠郁岩绕，双涧回环锁佛寮。”实乃世外桃源之地。可惜来去匆匆，未及一观。

汽车盘旋在狭窄的山道，险之又险，而高山脚下，便是深不可测的沟壑，令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大约过了四五十分钟，我们到达了石梁。这是个幽静的山谷。飘着细雨，空气变得湿润，呼吸一下，自有一股山野的微甜。

进入山谷，只觉满目葱郁，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野花遍地都是，正是山花烂漫时。

自山上拾级而下，不多久，便隐约听到了流水声。原来，脚下便是一道幽谷，不由加快了脚步。

青青的石板，回响着我的足音，而我却懵懂地闯入了一方天地，这方天地，容纳了山川、瀑布和溪流。这方天地，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里侠客的隐身之所，不容我等打扰它的清静。若是修道之人在此隐居，定然六根清静，不食人间烟火。

眼前是青葱的山，碧绿的水。抬眼望，一道石梁悬挂在幽谷之上，凭空架起了一座天桥，碎银般的流水飞泻而下。而迷蒙的烟雨迷离了眼，醉人魂魄。这便是徐霞客笔下“飞瀑喷雪，几不欲卧”的石梁。

我不由惊叹于石梁的美，这道石梁，是天造地设，世上仅有；这道石梁，犹如巨蟒匍匐于峭壁，足有二丈。难怪明代的大旅行家徐霞客要历经艰险而六观石梁，他曾冒险从石梁上

走过，并记下：“余从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的日记。此时的石梁，早已不是什么路途艰险的去处了，而我依然感叹徐霞客们那种无畏的胆魄。

“冰雪三千尺，风雷十二时”，有多少诗人立足于瀑下，仰望它那千奇百怪的瑰丽，“石桥处处足徜徉，尤妙探奇在下方”，又有多少游客见证了它梦幻般的神奇？

不知祖籍浙江海宁的金庸先生有无到过石梁，他在《射雕英雄传》中写郭靖、黄蓉在寻找一灯大师路上遇见瀑布：“这瀑布水势湍急异常，一泻如注……”而在写瑛姑找一灯大师寻仇时遇一石梁：“渔、樵、耕、读四人盘膝坐在石梁尽处……”“只见一条黑影在石梁上如飞而至……转瞬之间，那黑影走完石梁……”多么巧妙的吻合啊，若是金庸先生当时是凭空想象，此刻，他要是瞧见，必定会一叹三咏。

浙东一带，其实有不少名山秀水，幽谷飞瀑。如雁荡山的大小龙湫、三折瀑，以气势壮观，一波三折闻名。而石梁飞瀑，尤以鬼斧神工，浑然天成惊世。

我一身湿漉，追随着飞逝的流水，在石梁的烟雨中徘徊。而小女儿却非要赖着要买一把丝竹。我将丝竹递到她手中，她欢欣地吹奏起来，那曲调，没有笑傲江湖曲般动人心魂，却是有着清亮的质感。调皮的烟雨亲吻着她的短发、衣襟和脖子，她一脸雨露，却浑然不觉，仿佛这方天地便是天造地设的舞台。

沿山壁转了几道弯，跨过一座浮桥，渐行渐远。回眼望，石梁正逐渐淡出我的视线。

方寸涵大千

那一年，我去了古都洛阳，见到了龙门石窟。我惊叹于它的瑰丽，那些大大小小的石窟密密麻麻，如蚂蚁的巢穴般袒露在世人面前，窟中的佛像大小各异，千姿百态，婀娜多姿。奉先寺那尊巨大的卢舍那佛像，丰颐秀目，仪态庄严。史料记载，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公元471—477年），历经400余年才建成，迄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龙门石窟南北长约1公里，现存石窟1300多个，窟龕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佛像9.7万余尊。

时光的流痕在伊水河畔稍作逗留，在神奇的中原大地上抹上了精彩的一笔。这里便成为中国石雕艺术的宝库，成为凝固着古代匠师们的艺术结晶。因为他们，中国的石文化才得以存活千年之久。

我开始惊叹于北魏匠师们的非凡智慧，惊叹于自然与人工的巧妙结合。后世的繁衍，后世的后世，代代想传，才得以成就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盛宴。

当源远流长的中原石文化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当人们的目光充满敬仰与期待的时候，却遗忘了历史的另一个角落，一个同样有着石破天惊，同样有着能工巧匠的偏僻之地。这里的石匠们富有创意与激情，他们，已如苦行僧般在一座山上开采了千年。

这里人迹罕见，远离乐土，这里没有战乱，不见繁华。这里只是东海之滨的一个小镇，采掘的历史，就连古代的地方志上也找不到更多相关的记载。因为，这里的采掘只是最平常的劳作，石匠们，只是因为迫于生计才如此劳碌。

当龙门石窟的艺术匠师们突破了宗教“仪轨”的束缚，开始艺术创作的时候，这里的石匠们却从事着一种叫做“熬硝”的技术。

“熬硝的工具很简单，以一把形似羊角的铁锤，若干根约十厘米长短的钢钎，先在山顶的岩皮上打出一张桌面大小的平面，然后一层一层竖直往下，同时一层比一层往四面拓展，于是每个石矿均呈金字塔状。”“矿工们用很多短钢钎按十厘米左右的距离均匀地铆凿在矿底，

并呈‘田’字状，十几位手抡大捶的汉子，按平均分得的任务，沿着‘田’线路，对着像铆钉的短钢钎使劲挥锤，起落频率之均匀，步调之一致，节奏之统一，令人叫绝……待所有的钢钎到达几乎同样的深度时，岩质会按‘田’字形破气，敲进钢钎的过程其实是向岩体灌‘气’的过程，等到内外之气在一定层次上碰撞产生猛力时，整层石板就会‘嘣’的一声从岩体分离，然后，按用途如意裁剪，似农家切麻糍过年一样充满惬意。”（摘自周春梅《长屿断想》）

以上的过程，只是古代长屿石匠们采石板的细节，这样精致细巧的采掘方法，可能世上仅有，这是长屿人的一大创意，也是长屿人的一大骄傲。

长屿山，这座貌似平凡的群山，在石匠们“嗨嗨”的号子声中，诞生了石板，诞生了28个洞群，诞生了1314个洞窟，更诞生了匠师的子孙们。

南宋年间，江湖派诗人戴复古出现了。戴复古，字式之，号石屏，终身布衣，长期浪迹江湖，除四川外，足迹几乎遍及南中国各重要地区。晚年归隐于故乡南塘石屏山下，他的墓就在长屿。

石屏老，悔不住山林。注定一生知有命，老来万事付无心。巧语不如谄。
贫亦乐，莫负好光阴。但愿有头生白发，何忧无地觅黄金。遇酒且须斟。”

——戴复古《望江南》

长屿山作为雁荡山的一支余脉，诗人戴复古走了出去，面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当他饱览群山，阅历丰富的时候，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屿，终老山林。而明代的旅行家徐霞客亦是从雁荡山的另一端出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踏遍了山山水水，并用笔墨记下了一本关于地理的传世之作……不说也罢。历史毕竟离我们太遥远，遥远得令人无法触摸。不如去看看长屿洞天，看看那些鬼斧神工的惊世之作。

方寸涵大千。方寸之地，无须太多的粉饰。走进洞窟，就是走进历史，走进时光深处。我不想用艳丽的笔墨来粉饰它的质朴，更不想用现代人的目光来衡量它的原始，我只想用双脚来丈量。

光阴荏苒，采掘已成过去，而我仿佛在梦境中逗留。高高的崖壁上，一滴清凉的水珠落了下来，落进了我的掌心。

闲梦西溪

我对西溪的最初印象，源于一位女散文家笔下的文字：“如果西湖是杭州善睐的明眸，西溪则是她另一只没有化过妆的眼睛。”（苏沧桑《一只叫西溪的眼》）

苏沧桑以女性独特的视觉与西溪对视，她轻摆罗裙，款款而来，在这个江南的梦里水乡寻找一番久违的梦境。

一个薄雾的清晨，我与西溪不期而遇。她素面朝夭，不施粉黛，她淡定从容，洁净如初。当我忍不住拨开婆娑的芦苇，沿着那条卵石铺就的小径走去，似乎闻到了泥土的芬芳。没有风，西溪的河面波澜不惊，就像一面泛绿的镜子。偶尔有摇着橹的船经过，桨划破了水面，发出一声清亮的脆响。一只黄绿相间的水鸟立在芦苇秆头，悠闲地晃荡，几乎使我怀疑，它是在冷眼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到来，没有引起它丝毫的慌乱，就像是个隐者。

踏上一座石桥，西溪的美色尽收眼底。河与河交错，水与水相连，四周的植被郁郁葱葱，火红的柿子压满枝头，雪白的芦苇轻舞飞扬，俨然一派泽国风光，难怪古人用“千顷蒹葭十

里洲”、“万顷寒芦一溪水”来赞美她。

过烟水桥，沿河走不远，便是一个渡口。西溪的渡口不止一处，只要有汀洲，便会有渡口，便会有停泊的渡船。

我们坐上了一艘去烟水渔庄的游船，没有划桨，没有“欸乃”的摇橹声，似乎少了些韵味，然而两岸的风光瞬间便冲淡了我的失落。西溪的河水引领着我，走进时光深处，去寻访一个业已消逝的梦。

一千多年前，西溪便有一桩值得骄傲的记载，南宋皇帝赵构想建都于此，便情深意笃地道：“西溪且留下”。西溪留下了，西溪的子民们留下了，世代繁衍生息，耕田捕鱼，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康熙南巡，在西溪为高士奇别业御题“竹窗”二字并赋诗一首。后来乾隆驾临西溪，亦写有《西溪探梅》诗。

清雍正《西湖志》卷四载：“西溪，在西湖北山之阴，由宝石山北陆行，绕秦亭山，沿山十八里，为宋时辇路，抵留下……水道由松木场入古荡，溪流浅狭，不容巨舟。自古荡以西，并称西溪。曲水弯环，群山四绕，名园古刹，前后踵接，又多芦汀沙渚。”

西溪之美，在于人文，在于地理，在于风土人情，而一切皆源于自然，源于河流带给我们的广袤湿地，源于人与自然交融时那份难解的惬意。多少雅士隐居于此，多少诗人在这片古老的湿地上留下屐痕。这一切，都已沉入水底，消逝在时光的河流。

且记下那些诗意的名字：泊庵、蒹葭桥、烟水庵、凌波桥、深潭口、秋雪庵……

在烟水渔庄绿树掩映的浓荫下，我发现了一艘停泊的小船，船上的戏班拉响了二胡，身穿花绿绸缎的戏子正上演着一出越剧。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多少名角为之沉醉，多少票友痴迷一生。

在斑驳的林荫深处，沿着一条细碎的小径前行，穿过一座木桥，我寻到了一片野地，野地里飘摇着芦苇和狗尾巴草，一丛丛紫色的小花烂漫地盛开，一间茅屋就隐藏在繁花丛里，我循迹而去，蝴蝶翩然而至，仿佛是个隐逸的使者，邀我入内。恍然间，以为身临桃源，不知有汉。

相隔不远，便是深潭口，需坐船前去。《南漳子》云：“深潭口，非舟不渡，闻有龙，潭深不可测。”西溪人民风淳朴，自给自足，且不大出远门。而蒋村深潭口却兴赛龙舟，每年的端午节都要举行。据说，那块碑文上的“龙舟胜会”四个大字还是乾隆御赐。可见，西溪的百姓在祈求风调雨顺的同时，生性上也是宜静宜动，生龙活虎。

在深潭口，我循迹而去，将一间间黑瓦白墙的老房子摄入镜头，古樟树下，我坐了下来，它用那虬曲的枝干告诉我，这便是古老的西溪。

西溪，一个碧波荡漾、绿意盎然的梦，一个舟横浅滩、芦苇轻扬的梦，一个野趣丛生、曲径通幽的梦，一个不施粉黛、堪比西子的梦。

天下黄山

1

普天之下，有几个黄山？这样的山川，这样的峰峦？这样的奇松，这样的云海？这样的低吟浅唱，这样的诗山画水？即便是丹青圣手，也难调其色，难绘其美。

明代的大旅行家徐霞客涉足五湖，放眼四海，他两登黄山后，发出一声叹谓：“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

观止矣，这是对黄山何其囊括的盛誉呵！